

中华经典必读

〔清〕吴楚材 吴调侯 一编

# 古文观止

## 译评

集历代古文精华  
汇古文发展历程

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  
选，网略者评之，繁者简之，  
散者合之。——〔清〕吴楚材



中国纺织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古代散文、骈文统称为古文，其发展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形成了浩浩荡荡、佳作迭出的文章之海。历朝历代出现过不少的古文选集，编订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古文观止》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选本。

本书收录了各种体裁的古文，题材广泛，名家名作比比皆是，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取博大精深的知识，享受和谐的音韵之美，还能深刻体会到古老的文化底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观止评译／（清）吴楚材，（清）吴调侯编．——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11  
（中华经典必读）  
ISBN 978-7-5064-9060-3

I. ①古… II. ①吴…②吴…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②《古文观止》—研究③《古文观止》—译文  
IV. ①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8463号

---

策划编辑：曲小月 赵晓红 责任编辑：赵晓红  
特约编辑：兰 剑 责任印制：储志伟

---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东直门南大街6号 邮政编码：100027  
邮购电话：010—64168110 传真：010—6416823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c-textilep.com](mailto:faxing@c-textilep.com)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0  
字数：401千字 定价：29.80元

---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以诗、文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歌哭吟唱。自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六朝、隋唐、两宋、元明，中国文坛上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者，他们写下了无数篇或典雅或质朴或华丽的骈文、散文，或以之记载下历史的一个个片段，或以之描绘出一个个人物的音容笑貌，或以之表达出自己的某种观点，或以之抒发出自己的强烈感情……浩浩荡荡的文章之海，不时激荡出朵朵美丽的浪花，引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共鸣，令其心潮澎湃、情难自抑。

中国古代散文、骈文统称为古文。古文的发展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商、周时的卜辞，仅为只言片语，却是古文的雏形；春秋战国是古文的成熟时期，诸子用来说理、叙事的散文层出不穷；两汉时，散文、骈文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汉赋成为代表性文体；魏晋六朝时，骈文的发展到达一个高峰；唐代，韩愈倡导回归秦汉文风的“古文运动”，柳宗元起而响应；宋代，欧阳修、“三苏”、王安石等人大力弘扬散文传统，使其占据古文主流，登上了文学高峰；到了明代，散文已经成为主流文体，佳作迭出。

历朝历代，出现过不少文章选集，较具代表性的有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编订的《昭明文选》、宋代的《文苑英华》等。但这些选本都难以称善——要么是分类过于繁琐，阅读不便；要么是选文有失偏颇，体例单一；要么是文字芜杂，错讹处处。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浙江绍兴人吴楚材、吴调侯在设馆授徒的时候，有感于历代文章选本的不尽如人意，便决心编撰一部超越前人的文章选集，作为供学子们阅读学习的教材。他们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章中精心选出从先秦到明朝的222篇文章，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将同一作者的各类文体集于一处，编订成为12卷的《古文观止》，意即此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了清之前文言文的最高水平。

该书所选古文篇目，以散文为主，兼顾骈、韵二体；既有洋洋洒洒的鸿篇长文，也有短小隽永的精练美文；既有选自《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历史典籍的作品，也有历代文人



墨客的个人代表作。秦代的李斯，汉代的贾谊、诸葛亮，晋代的陶渊明，六朝的孔稚圭，唐时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这些文章圣手的代表作品基本都被收录其中，充分显示出编者眼光的细致和周到。

此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编订完毕，次年即正式镌版印刷，面世后逐渐广为人知，并且深受欢迎，至今已成为最有影响的古文选本。

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各种体裁和题材的古文，一册在手，名家名作尽览入目，不仅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而且能够享受到和谐的音韵之美。在书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先秦时期的诸侯大夫怎样辅佐君主争霸天下，谋臣说士怎样奔走各国合纵、连横；两汉时期的王侯勋贵为什么常常身死国灭，权臣良相如何治国安邦；魏晋时期的名士雅集何其盛大，六朝时代的隐士谁知真伪；大唐盛世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宋代党争如何折射出文人的际遇……

尽管如此，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本书亦有不足之处。一是所选文章限于明代以前，不能反映出中国古文的全貌；二是出于教学的目的，所选篇目以策论为主，少有性灵之作，使得全书风格过于正统。所以，对这本书重新加以编辑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古文观止》自问世以来，风行数百年，版本诸多，良莠不齐。其中，以“映雪堂”刻本为上佳版本。因该版本翻刻自原版，而原版已经佚失，故该版在内容上保留了吴楚材、吴调侯最初选定刊刻版本的原貌，而且文字讹误、缺漏等现象相对较少。我们这本《古文观止评译》就是以“映雪堂”刻本为底本，精选出百余篇经典之作，综合参考、比其他版本和有关史籍、文集，对原文内容进行精心校订，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文字讹误、缺漏等现象的出现。同时，我们又给文中的疑难语句配上了精确而通俗的注释，为原文增加了畅达而详细的译文，并且对每篇文章都加以点评，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领会原文的精髓。总之，我们力求将内容原汁原味、文字通俗易懂的《古文观止》奉献给各位读者，让大家在轻松、顺畅的阅读过程中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经典之美。

编者

2012年8月



## 目 录

## 卷一 周 文

|                    |    |
|--------------------|----|
|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隐公元年》   | 二  |
| 周郑交质 《左传·隐公三年》     | 五  |
| 石碏谏宠州吁 《左传·隐公三年》   | 七  |
| 曹刿论战 《左传·庄公十年》     | 九  |
|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僖公五年》   | 一一 |
| 介之推不言禄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 一四 |
|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僖公三十年》  | 一六 |
| 蹇叔哭师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 一八 |

## 卷二 周 文

|                      |    |
|----------------------|----|
| 王孙满对楚子 《左传·宣公三年》     | 二二 |
| 楚归晋知罃 《左传·成公三年》      | 二四 |
|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 二六 |
| 晏子不死君难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 二八 |
|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左传·昭公元年》   | 三〇 |
| 子产论政宽猛 《左传·昭公二十年》    | 三二 |
| 吴许越成 《左传·哀公元年》       | 三四 |

## 卷三 周 文

|                   |    |
|-------------------|----|
| 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周语上》  | 三八 |
| 里革断罍匡君 《国语·鲁语上》   | 四〇 |
| 春王正月 《公羊传·隐公元年》   | 四二 |
| 郑伯克段于鄢 《谷梁传·隐公元年》 | 四四 |
|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礼记·檀弓上》 | 四五 |
| 曾子易箦 《礼记·檀弓上》     | 四七 |
| 公子重耳对秦客 《礼记·檀弓下》  | 四九 |
| 晋献文子成室 《礼记·檀弓下》   | 五一 |

## 卷四 战国文

|                  |    |
|------------------|----|
| 苏秦以连横说秦 《战国策·秦策》 | 五四 |
|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齐策》 | 五九 |
|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齐策》  | 六一 |
|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赵策》  | 六六 |
| 鲁仲连义不帝秦 《战国策·赵策》 | 六九 |
| 唐雎不辱使命 《战国策·魏策》  | 七五 |
| 谏逐客书 李斯          | 七八 |

## 卷五 汉文

|              |     |
|--------------|-----|
| 项羽本纪赞 《史记》   | 八四  |
|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记》 | 八五  |
| 孔子世家赞 《史记》   | 八八  |
| 伯夷列传 《史记》    | 八九  |
| 管晏列传 《史记》    | 九三  |
| 屈原列传 《史记》    | 九八  |
| 游侠列传序 《史记》   | 一〇四 |
| 滑稽列传 《史记》    | 一〇九 |
| 太史公自序 《史记》   | 一一三 |
| 报任安书 司马迁     | 一一八 |

## 卷六 汉文

|            |     |
|------------|-----|
| 求贤诏 刘邦     | 一三二 |
| 议佐百姓诏 刘恒   | 一三三 |
| 令二千石修职诏 刘启 | 一三四 |
| 求茂材异等诏 刘彻  | 一三六 |
| 过秦论（上） 贾谊  | 一三七 |
| 前出师表 诸葛亮   | 一四一 |
| 后出师表 诸葛亮   | 一四五 |

## 卷七 六朝唐文

|        |     |
|--------|-----|
| 陈情表 李密 | 一五〇 |
|--------|-----|



|              |     |
|--------------|-----|
| 兰亭集序 王羲之     | 一五二 |
| 归去来辞 陶渊明     | 一五四 |
| 桃花源记 陶渊明     | 一五七 |
|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 一五九 |
| 北山移文 孔稚珪     | 一六一 |
|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骆宾王 | 一六五 |
| 滕王阁序 王勃      | 一六九 |
| 与韩荆州书 李白     | 一七五 |
| 吊古战场文 李华     | 一七八 |
| 阿房宫赋 杜牧      | 一八二 |

## 卷 八 唐 文

|           |     |
|-----------|-----|
| 师说 韩愈     | 一八六 |
| 进学解 韩愈    | 一八九 |
| 送孟东野序 韩愈  | 一九三 |
| 送董邵南序 韩愈  | 一九八 |
| 祭十二郎文 韩愈  | 一九九 |
|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 | 二〇四 |

## 卷 九 唐 宋 文

|             |     |
|-------------|-----|
| 捕蛇者说 柳宗元    | 二一〇 |
|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 二一二 |
| 愚溪诗序 柳宗元    | 二一五 |
| 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   | 二一八 |
| 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 | 二二〇 |
|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 二二二 |
| 岳阳楼记 范仲淹    | 二二三 |
| 朋党论 欧阳修     | 二二六 |

## 卷 十 宋 文

|             |     |
|-------------|-----|
|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 二三〇 |
| 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 | 二三二 |
| 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  | 二三四 |

|                |     |
|----------------|-----|
| 醉翁亭记 欧阳修·····  | 二三七 |
| 秋声赋 欧阳修·····   | 二四〇 |
| 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 | 二四二 |
| 范增论 苏轼·····    | 二四五 |
| 留侯论 苏轼·····    | 二四七 |
| 贾谊论 苏轼·····    | 二五一 |
| 晁错论 苏轼·····    | 二五四 |

## 卷 十 一 宋 文

|                 |     |
|-----------------|-----|
| 喜雨亭记 苏轼·····    | 二五八 |
| 石钟山记 苏轼·····    | 二六〇 |
| 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 | 二六三 |
| 前赤壁赋 苏轼·····    | 二六七 |
| 后赤壁赋 苏轼·····    | 二七一 |
| 方山子传 苏轼·····    | 二七三 |
| 六国论 苏辙·····     | 二七五 |
|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 二七八 |
|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 二八〇 |
|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 二八二 |

## 卷 十 二 明 文

|                   |     |
|-------------------|-----|
| 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   | 二八六 |
| 卖柑者言 刘基·····      | 二八八 |
| 豫让论 方孝孺·····      | 二九〇 |
| 信陵君救赵论 唐顺之·····   | 二九三 |
| 报刘一丈书 宗臣·····     | 二九六 |
| 沧浪亭记 归有光·····     | 二九九 |
|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 三〇一 |
|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 三〇三 |
| 徐文长传 袁宏道·····     | 三〇六 |
| 五人墓碑记 张溥·····     | 三〇九 |

卷一

周

文



##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隐公元年》

### 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sup>①</sup>，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sup>②</sup>。”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sup>③</sup>。祭仲曰：“都城过百雉<sup>④</sup>，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sup>⑤</sup>，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sup>⑥</sup>？”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sup>⑦</sup>，无使滋蔓。蔓，难图也<sup>⑧</sup>。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sup>⑨</sup>。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sup>⑩</sup>，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sup>⑪</sup>。”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sup>⑫</sup>！”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sup>⑬</sup>，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洵洵<sup>⑭</sup>。”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sup>⑮</sup>。《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 注释

①寤（wù）生：倒着出生，即难产。



- ②佗：同“他”，别的。
- ③大：通“太”。
- ④雉：古时建筑的计量单位，长三丈，高一丈。
- ⑤参：同“三”。国：这里指国都。
- ⑥焉：哪里。辟：同“避”。
- ⑦所：处理，安置。
- ⑧图：治。
- ⑨鄙：边疆。贰于己：同时属于庄公和自己。
- ⑩封人：管理边界的官。
- ⑪遗（wèi）：赠送，送给。
- ⑫繄（yī）：语气助词。
- ⑬阙：同“掘”。
- ⑭洩洩：快乐舒畅。
- ⑮施（yì）：延及，扩展。

###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为妻，叫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难产，让姜氏受了惊吓，所以给他取名“寤生”，很讨厌他。姜氏很爱小儿子共叔段，想把他立为太子。她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没有答应。

等到庄公登上王位，武姜就替共叔段提出，把制邑作为共叔段的封地。庄公说：“制这个城邑非常险要，东虢国君虢叔就死在那里。如果要别的地方，我都答应。”武姜又替共叔段请求京邑，庄公允许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京城太叔”。大夫祭仲劝庄公说：“一般的都市，城墙超过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隐患。先王立的制度：大的都市面积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大小不合法度，违反了先王的制度，恐怕将来对您不利。”庄公说：“是姜氏要这么做，我如何能够避开这祸害呢？”祭仲说：“姜氏怎么会满足呢？不如及早处置，免得祸患继续滋生蔓延。如果任其发展，就难以对付了。田中蔓延的野草都难以治理，何况是您长期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做的坏事多了，一定会自取灭亡，你姑且等着瞧吧。”

不久后，太叔强令西部、北部边疆同时服从他的管辖。公子吕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承受两个君主，您想怎么做？假如您想把国家交给太叔，那请允许我去侍奉他；如果您不想交给他，就请除掉他，免得民心动摇。”庄公说：“不必，他会害了自己的。”后来，太叔把那两个地方收归自己的统治下，把邑地扩张到了廩延。公子吕劝



庄公说：“现在可以动手了，否则，他占的地方大了，就会得到更多的人拥护。”庄公说：“共叔段不讲仁义，不会有人亲近他，占领的地方越大，崩溃得越快。”

太叔开始修整城池、囤积粮食，收拾铠甲、武器，训练步兵、车兵，准备偷袭国都。武姜准备开启城门接应。庄公得知了太叔偷袭的时间，说：“时机成熟，可以动手了！”于是，他下令公子吕带领二百辆战车攻打京邑。京邑的百姓纷纷背叛太叔段，太叔段被迫逃到鄢邑。庄公又派兵攻打鄢邑。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往共国。

《春秋》上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因为共叔段的作为不像弟弟，所以书上不称他为弟；兄弟二人相争，如同两国交战，所以用“克”字；称呼庄公为“郑伯”，是讽刺他没有用心管教弟弟，至于共叔段谋反正符合庄公的意愿。不说“太叔出奔于鄢”，是责难庄公之意。

于是，庄公把武姜逐出国都，安置到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我们永远不再见面！”没多久，他又后悔了。颍考叔是管理颍谷疆界的地方官，他听说了这件事，特地跑去给庄公进献礼物。庄公赏赐他吃饭，他故意把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颍考叔回答：“我家中有老母，我的饭她都吃过，但她从没有吃过君王赏赐的肉羹，请您允许我带回去给她。”庄公感叹道：“你有母亲可以尽孝，唯独我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他原因，也表达了后悔之意。颍考叔说：“君王您何必担忧呢？如果挖地洞见到水，在地道中和你母亲见面，谁能说这不是黄泉相见呢？”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意见。他进入地道，赋诗道：“在地道之中，心中乐融融！”武姜走出地道，赋诗道：“在地道之上，心中多舒畅！”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得与原来一样。

君子说：“颍考叔是个纯孝的人。他爱自己的母亲，并让这种爱心影响到了郑庄公。《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无穷尽，会一直分给同类的人。’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

评析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是解释孔子编著的鲁国国史《春秋》的著作。它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编年体史书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很大作用。

春秋时代，各国诸侯之间征战不断，而各国统治集团内部，也围绕着王权展开了生死搏杀，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件屡见不鲜。这篇出自《左传·隐公元年》的文章就记载了郑庄公平定弟弟共叔段与母亲武姜勾结叛乱的故事。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线索明晰，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庄公与弟弟、母亲之间的矛盾是故事的主线。文章从武姜厌恶庄公而偏爱共叔段开始，写到共叔段在封地京邑不断扩大势力，暗中预谋反叛，这样就点出了故事的基本矛盾。庄公表面上对共叔段的不轨行为视而不见，实际却了然于胸，这是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共叔段终于决定谋反，而庄公得知后，及时发兵讨伐，一举将其赶至共国；同时，庄公把母亲安置在城颍，立誓不到黄泉不相见。至此，矛盾激化，故事进入高潮。最后，庄公在颍考叔的劝说下，挖掘地道，母子相见，整个故事的矛盾圆满解决。

文章虽短，但对人物的刻画极其传神。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不同身份和立场的人物轮番登场：宠溺幼子、利欲熏心的武姜；老谋深算、虚情假意的郑庄公；贪图权位、无情无义的共叔段；忠心耿耿、思虑周详的祭仲；直爽率真、文武双全的公子吕；深明大义、机智纯孝的颍考叔……读罢掩卷，这些人物的形象可谓栩栩如生。

也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特点，这篇《郑伯克段于鄢》才能在流传千年之后，仍然可以带给人们有益的教诲。



## 周郑交质

《左传·隐公三年》

### 原文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sup>①</sup>。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sup>②</sup>，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sup>③</sup>，蘋蘩蕴藻之菜<sup>④</sup>，筐筥錡釜之器<sup>⑤</sup>，潢汙行潦之水<sup>⑥</sup>，可荐于鬼神<sup>⑦</sup>，可羞于王公<sup>⑧</sup>，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蘋》、《采芣》<sup>⑨</sup>，《雅》有《行苇》、《沔酌》<sup>⑩</sup>，昭忠信也<sup>⑪</sup>。”

### 注释

①畀(bì)：交给。

②中：同“衷”，内心。

③沼沚(zhǐ)：小池塘。毛：这里指野草。

④蘋：浮萍。蘩：白蒿。蕴藻：聚集而生的水草。菜：这里指野菜。

⑤筐筥(jǔ)：竹制容器。铏(qí)釜：炊具。

⑥潢：积水池。汙(wū)：池塘。行潦：道路上的积水。

⑦荐：供奉。

⑧羞：进献。

⑨《采蘩》、《采蘋》：均为《诗经·召南》中的篇名，描写了妇女采集野菜用来祭祀的情景。

⑩《行苇》、《洞(jiǒng)酌》：均为《诗经·大雅》中的篇名，前者描写了周祖先宴飨先人的仁德，歌颂忠厚；后者借行潦之水比喻君子品德，强调君王要具有高尚敦厚的品德。

⑪昭：表彰。

### 译文

郑武公、郑庄公父子都担任过周平王的执政官。周平王偏爱西虢公，想让他参与执政，郑庄公为此怨恨周平王，周平王说：“没有这种事。”因此，周王室和郑国互相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狐到郑国做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到周王室做人质。周平王驾崩后，周王室想把政权交给西虢公。四月，郑国大夫祭足率兵抢收了附属周王室的温国的麦子。秋季，他们又掠取了成周之地的庄稼。从此，周王室和郑国开始互相敌视。

君子说：“信任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即使交换人质也没用。彼此互相体谅地行事，以礼制来加以约束，即使没有交换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假如坦诚相待，那么山涧、小溪、小池塘之中的水草，浮萍、白蒿、水藻等野菜，筐、筥、铏、釜之类的器具，池塘、道路上的积水，都可以用来供奉给鬼神，用来进献给王公，更何况君子缔结的两国之间的信任，以礼义来行事，又哪里用得着互换人质呢？《诗经·国风》中有《采蘩》、《采蘋》篇，《诗经·大雅》中有《行苇》、《洞酌》篇，就是用来表彰忠诚信任的。”

### 评析

公元前771年，犬戎部落攻破周王朝都城镐京，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创了东周的历史。但是，与西周时的强盛相比，东周王朝已经失去对诸侯国的统治能力，以至于堂堂的周天子为了消除臣子郑庄公的猜忌而不得不与郑国互换人质。这对于名义上的天下之主周天子来说，实在是极大的悲哀，而更大的悲哀是——即使交换了人质，也换不来周王室的安全。

这篇文章如实记载了周、郑之间人质互换行动的失败，并且得出了国与国之间只有互相体谅、坦诚相待，才能赢得彼此的了解和信任的结论。在作者看来，只要双方坚持按照礼义行事、忠诚守信，那么即使不交换人质，也可以维护两国的友谊。其实，这种

观点放到当今社会，正是国与国之间外交行为的基本准则。所以，古人的智慧的确不容小觑。

此文篇幅不长，却足以成为后世史论类文章的圭臬。它摆出了确凿的事实论据，提出了明确的理论依据，有力地论证了观点，行文流畅，气质沛然，说服力强。这样旁征博引、理辞俱佳的议论手法，是其最大的艺术特色。



## 石碣谏宠州吁

《左传·隐公三年》

### 原文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sup>①</sup>，生孝伯，蚤死<sup>②</sup>。其娣戴妫生桓公<sup>③</sup>，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sup>④</sup>，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碣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sup>⑤</sup>，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sup>⑥</sup>，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sup>⑦</sup>。

### 注释

- ①妫(guī)：姓。
- ②蚤：同“早”。
- ③娣：妹妹，多指一起嫁给一个丈夫的妹妹。
- ④嬖(bì)人：受宠的人，这里指宠妾。
- ⑤佚：同“逸”，荒淫放荡之意。
- ⑥矜(zhēn)：克制。
- ⑦老：告老辞职。

### 译文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为夫人，名叫庄姜，她相貌很美但没有生孩子，她就是卫国人所作的《硕人》诗里赞美的女子。后来，卫庄公又娶陈国女子，



叫厉妫，生下孝伯，孝伯早死。厉妫的妹妹戴妫生了卫桓公，庄姜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的儿子，受到宠爱而喜好武事，庄公不管他，庄姜则讨厌他。

大夫石碚劝庄公说：“臣听说，疼爱孩子，应当用正道大义去教导他，不让他走上邪路。骄横、奢侈、淫乱、放纵是导致邪恶的原因。这四种恶习的产生，都是因为给孩子的宠爱和利益过了头。您如果想立州吁为太子，就应及早确定下来。假如还没决定，那您的宠爱将如同阶梯一样，送他一步步酿成祸乱。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怨恨，怨恨而能自我克制，这样的人太少了。况且低贱的妨害高贵的，年轻的欺凌年长的，疏远的离间亲近的，新受宠的离间曾经受宠的，权势小的超越权势大的，淫乱破坏道义，这是六种悖理的事。国君施行仁义，臣子恭谨执行，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是六件顺理的事。远离顺理的事而效法悖理的事，这就是招致祸害的原因。作为统治民众的君主，应当尽力消除祸害，而现在您却招致祸害，这样做恐怕是不行的吧？”卫庄公没有听从石碚的劝告。石碚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游来往，石碚禁止他这样做，但管不住。到卫桓公即位时，石碚就告老辞职了。



该如何教育子女，怎样做才是对孩子真正的爱？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小则害了孩子，大则会导致国家动荡。

春秋时期，卫庄公对小儿子州吁放任宠溺，最终导致州吁在父亲死后弑兄夺位，祸乱国家。这篇文章主要描述了忠臣石碚对卫庄公的劝谏。

全文的中心是一个“谏”字，围绕着这个字有条不紊地展开行文：石碚为什么而劝谏，他是怎样劝谏的，劝谏的结果如何，字里行间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石碚的劝谏之辞是全文的重点，短短一席话，却深入分析了宠溺孩子必然会引来灾祸的道理。他的谏言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入情入理，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准则和规范；提出了对于国家兴衰的思考；提出了对于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认识。言简意赅，足可引发世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此外，石碚语气中肯、措辞委婉的劝谏方式也值得我们赞赏。他知道自己劝谏的对象乃一国之主，不可不敬，不可不慎，所以，只是列举了人们应该遵循的规矩和常理，并没有一味指责卫庄公荒诞的行为。但是，这种心平气和的方式充分体现出“以理服人”的气魄，千百年来，仍然能引起所有读者的心灵共鸣。



## 曹刿论战<sup>①</sup>

《左传·庄公十年》

###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sup>②</sup>。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sup>③</sup>，又何间焉<sup>④</sup>？”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sup>⑤</sup>，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sup>⑥</sup>，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sup>⑦</sup>，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sup>⑧</sup>。公将鼓之<sup>⑨</sup>，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sup>⑩</sup>，登轼而望之<sup>⑪</sup>，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sup>⑫</sup>，故克之<sup>⑬</sup>。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sup>⑭</sup>，故逐之。”

### 注释

①曹刿（guì）：鲁国人，富于智谋。

②我：指鲁国。因为《左传》据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故称鲁国为“我”。

③肉食者：吃肉的人，指统治阶层。

④间（jiàn）：参与。

⑤遍：遍及，普遍。

⑥牺牲玉帛（bó）：古代祭祀用的祭品。牺牲，指猪、牛、羊等。玉帛，玉石、丝织品。

⑦孚（fú）：信服。

⑧长勺：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县北。

⑨鼓：击鼓，古时是进军的信号。

⑩辙（zhé）：车轮子印。

⑪轼：古代车厢前边的横木，供乘车人扶手用。

⑫盈：充沛，旺盛。

⑬克：战胜。

⑭靡：倒下。